



詩書序記論策箋文  
 敬菴遺稿一

上樑文  
 祭文

16  
 1203  
 1

十一





門一和 16  
1203  
1-2

敬菴遺稿序

穆叔言三不朽立言爲下先德行而後文藝本末之序然也然君子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辭有德者必有言烏可以二之其或能言之士行有不掩而夸多以爲富鬪靡以爲工不惟不能不朽無補於事而反害於德又烏可以一之古之人所求乎言者豈其然乎近齋文獻先生以禮被服爲世儒模楷尙志高蹈未究厥施而教成于家詒穀不匱曾孫敬菴公克紹先美砥礪名行溫然有德之基儼然有德之符動遵禮法不失儒門之餘矩其試於州郡也





荀者道和  
儉以率之莊以蒞之不煩聲氣而實有茂績惟其謙  
約用晦世鮮有知其蘊者余從公胤子侍郎游獲拜  
公而習公之風猷者有年矣侍郎哀公遺稿附以誌  
狀年譜釐爲二卷屬余校勘申以玄晏之託於是益  
詳公平生而以及其咳唾之餘蓋其爲言也簡而鬯  
實而不浮不外乎彝倫庸行而吊詭振奇之說無載  
也辭達理順而鉤章棘句噍殺靡曼之音無見也庶  
幾所謂吉人之辭寡者歟夫子曰恭儉莊敬禮之教  
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者也觀公之政讀公之  
文其教可知也余旣屢辭不獲命遂忘其僭陋而爲

之敘先述德行之本者以見公之可傳者文章乃餘  
事爾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 奎章閣提學 世子右副  
賓客上黨韓章錫謹書



敬菴遺稿總目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書

序

記

論策

箋文

上樑文



祭文

卷之三

祭文

告文

祈雨文

行錄

卷之四

附錄

敬菴遺稿總目

敬菴遺稿卷之一目錄

詩

登庠述懷

思人

蘇李僉知 德屋韻 并小序

七夕

冰

夜閱雅誦次聞子規韻

餞歲

綠陰



玄湖拜梅山洪先生直弼歸書感懷

仲夏懷梅谷沈丈暢之仍以團扇一把奉贈兼

寄小韻

端陽日

南閣避暑

上重興寺

上山暎樓

中夜獨坐不勝陟岵之懷謹構一律聊以寬遣

家親莅任  
順興時

新雨細酌

聞鄭永老錫朝方劬經拈杜誦栢學士茅屋韻

仍以和呈

興國寺

石村別業遊賞

重覽內院菴

新晴小酌

和金舜八元性韻

七月三日與松臯金舜八會于北山下挹清亭

龍岡賞春

狎鷗亭次金舜八韻



歲甲寅十一月十六日即會祖妣回甲再周日也翌日往省先山不勝愴感謹書識之

過墨坊里拜梅山洪先生直弼墓

再從祖文肅公緬禮日會下有感

歲壬戌五月十三日發江西赴任之行至弘濟

院家內諸親及朋知之人已先在矣暫歇敘

話後告別不勝悵然遂成一律

黔水店向安岳路並小序

次巡相曹公錫興碧城四美亭韻

歲屠維單闕三月仲旬第五日即賤降周甲也

前完伯海石李公敦相投以瓊章俾侈飾喜

忘拙構和

碧城赴任之路歷登延安君子亭

和巡相沈公東臣贈別韻

和柳山柳同敦燾赤城韻

家兒以別兼春秋會於辛未秋奉赤裳山城史

閣曝曬之命歇宿于喚睡亭有所扁詩而

余於癸未秋作宰是府追步以揭



敬菴遺稿卷之一目錄

敬菴遺稿卷之一

詩

登庠述懷

年纔二八荷天恩還愧疎才忝聖門謝賜玉墀

仙樂日歸來喜奉兩親歡

思人

出門見明月對酒思故人故人遲遲遇明月夜夜新

蘇李僉知德屋韻

李老卽嶺南人而年九十餘叅乙未慶科監

試初試及會圍竟落左台洪公夔周筵達





特除僉知又有 賜膳賜衣之 盛典 德屋

沾骨感 恩割髮祝獻以詩要和于僉君子

余雖不識其人感其至衷構拙以酬云

地行仙老煉丹成喜復人間衣錦榮養得龜齡天降  
瑞頌來鳳誥世知名期頤且合居東序矍鑠猶能赴  
集英願共斯民躋壽域如君百歲樂昇平

七夕

月掛橋頭鳳幄開香飄雲末鶴驂來年年佳約今宵  
裏未盡深情曙色催

冰

月光湖色共清新天地平鋪少一塵疑是銀河通下  
界乘槎不羨問津人

夜閱雅誦次聞子規韻

千秋無限子規啼露滴林梢濕羽衣月落山深人不  
見為誰空訴不如歸

餞歲

添繩繫日欲遲遲駒隙無情一瞬時生憎此夜催晨  
鼓每作年年送舊詩

綠陰

風微庭樹午陰晴時有黃鸝送好聲高臥正追陶令



事濁醪漉葛是閒情

玄湖拜梅山洪先生

直弼

歸書感懷

景仰年來始及門浩然函席講清論湖間幽興襟同  
豁林下潛光道益尊後輩工夫歎世業賢公學問有  
淵源每覲和容渾似醉十寒難保一分溫

仲夏懷梅谷沈丈

暢之

仍以團扇一把奉贈兼

寄小韻

節屆端陽鴈亦稀懷人有夢晝開扉停雲不散多怊  
悵袖裏清風寄與歸

端陽日

天中佳節正堪憐翠柳鳴蜩淡霽烟綵篆換新能辟  
鬼絨鞦凌遠似登仙長津投石傳遺俗清酒浸蒲憶  
樂年芳草萋萋遊衍地夕陽多照水樓前

南閣避暑

路轉蹊回別有天小樓閒立晚風前萬章松翠依山  
麓百道泉聲繞檻邊掛樹斜陽明遠水凝空瑞靄雜  
人烟偶將詩酒成佳會豪興那期設此筵

上重興寺

禪房花木雨初晴步步尋幽問去程僧磬遠從雲影  
落客筇閒傍磻流行逕盤白石渾無染地聳諸峰久



擅名梵語留人清不寐香林那有世間情

上山暎樓

步步遊筇自在閒崔嵬一閣水雲間孤磬隔松知近寺飛流吼石欲聾山幾羣林鳥歌新曲百種巖花對好顏莫說風光前去好欄頭騁眺却忘還

中夜獨坐不勝陟岵之懷謹構一律聊以寬遣

家親莅任  
順興時

獨坐思親夜未眠挑燈直到五更天夢中冰雪連千里愁裏寒梅餞一年離膝此時頗久矣拜顏何日自怡然誰言宦海如平陸稀絕音書鴈足傳

新雨細酌

隔簾月色轉成陰座上罇深夜亦深春到寒泉將動脉境幽脩竹自為林琴鳴鳳操傳新曲劒射龍光說寸心偶爾翱翔真勝事源源筇屐肯相尋

聞鄭永老

錫朝

方劬經拈杜誦栢學士茅屋韻

仍以和呈

契托川雲詠鳥魚愛君兀兀掩門居傳家遺法尋真處慕聖高風玩味餘樹以培根方達葉泉須盈坎始奔渠塵埃洗盡前山雨晴几閒拈太極書

興國寺



攀磴緣溪一逕微  
梵樓高處勢如飛  
青嵐映日山光近  
丹葉經風樹影稀  
勝地奇觀連客屐  
清筵禮數倒禪衣  
遊筇乘興看無厭  
跌蕩移時不賦歸

石村別業遊賞

狎水高亭暇日臨  
酒情詩思也難禁  
雲千重白幽人宅  
山四圍青太古心  
飛瀑天晴俄送雨  
疎松日鏤自成陰  
箇中清趣渾忘返  
隔斷羃塵一洞深

重覽內院菴

梵王宮殿似瑤京  
真率茲遊不日營  
洞僻金流牽晚興  
山高水落送秋聲  
蓮華界淨疑無路  
古有亂竹開三逕之語故

云爾貝葉經翻覺有情  
牙笏角巾聯袂地  
夕陽紅樹馬蹄輕

新晴小酌

小鑪茶歇座生涼  
靜裏沉陰意味長  
豪爽徒聞傳北海  
清高誰識臥南陽  
欄頭邀月傾醪白  
野外看雲認麥黃  
日夕考槃欣有所  
抱山寥落一書堂

和金舜八元性韻

瓊琚盈軸到山南  
餘戀新情兩自含  
松榻詠雲人少一  
竹扉掩月逕荒三  
平生意氣稱司馬  
半世經綸較老蠶  
別後光陰今幾日  
難忘易思夢猶談



七月三日與松臯金舜八會于北山下挹清亭  
溪迴路轉樹亭亭一抹山光么麼青舊雨收痕涼是  
水新秋留約聚如星逍遙筇屐隨行止管領風烟任  
醉醒林外清蟬先得氣聲聲喚夢更堪聽

龍岡賞春

踏遍幽深又陟高春風處處集詩豪莊生夢覺蘧蘧  
蝶杜老嗔成短短桃勝界風流經幾劫良辰樂事付  
吾曹偷閒挈友逍遙地一坐一行頓忘勞

狎鷗亭次金舜八韻

特地名區有一亭沙明水白又山青始乘清興登樓

望更喜高歌倚檻聽逐浪片帆閒趁月隔村漁火迴  
疑星忘機我欲眠鷗狎杖屨遲遲去復停

歲甲寅十一月十六日即會祖妣回甲再周日  
也翌日往省先山不勝愴感謹書識之

晬辰悲再度披雪拜墳前陽復逢新序星周感舊年  
已多賢範著幸遂吉岡遷瞻慕躡踏地泫然淚迸泉  
過墨坊里拜梅山洪先生 直弼墓

聞公衣履妥藏茲瞻拜悽然感淚滋吾祖淵源傳大  
道士林德譽失宗師教多開牖承親炙誼合通家受  
厚知回憶昔年如夢境空山駐馬故遲遲



再從祖文肅公緬禮日會下有感

德業如公復幾人居家篤行國忠臣戚聯椒掖常兢

志政贊巖廊便忘身卜協吉岡由子孝緬禮卽子判書公會所留

意故云爾穴同幽宅頌閨仁舉宗無祿摧樑棟復見玄和

感慕新

歲壬戌五月十三日發江西赴任之行至弘濟

院家內諸親及朋知之人已先在矣暫歇敘話

後告別不勝悵然遂成一律

悵悵那堪飲餞盃離筵斜日故遲回 恩深便養期

酬眷職忝分憂奈茂才吾母誠言銘肺服諸親別語

慰懷開雲山此去遙千里陟屺情思莫可裁

黔水店向安岳路

三從季兄爲安岳倅余於還官之路爲敘情

迂路作行聊以述懷

霏雪飄風尙早春間關行色遠遊人經尋迂路緣何

事要敘孔懷迨此辰兄弟分憂宜竭力吏民俱頌始

稱神萍鄉湛洽誠非偶相對還驚白髮新

次巡相曹公錫輿碧城四美亭韻

三承 恩命九重天玉節西來耀後前雅望宿儲星

斗上詩聲多在海山邊桐鄉舊俗餘歌頌蓉國秋香



洗瘴烟宴息新添滕閣美鳥雲溪月入樽筵

歲屠維單闕三月仲旬第五日即賤降周甲也

前完伯海石李公敦相投以瓊章俾侈飾喜忘

拙構和

壯心弧矢負吾初奈此衰齡吏事疎曾藉憩棠猶試  
拙愧將棲枳每承譽春風玉節還朝後夜宴紅裙醉  
月餘賤甲今辰公又過回頭東閣夢依如

碧城赴任之路歷登延安君子亭

南大池名擅我東何年疏鑿費人功可惜荷香蕪穢  
裏堪憐柳色隱迷中吾先遺愛傳民頌小子分憂問

俗風登臨此地宜清賞水氣山光眼界通

和巡相沈公東臣贈別韻

清香久襲碧池荷勝賞西州兩載過召伯棠陰依庇  
好仙喬葉縣遠移何黃雲畫角歸程晚白露蒼葭憶  
夢多遙想阻懷憑慰處登臨欽誦喚亭哦

和柳山柳同敦憲赤城韻

天畔孤城石逕斜幾時準擬賞烟霞已教厨傳醅新  
釀更使山僧報晚花封印乘閑都護府飛書留約故  
人家蹙音不動生芻綠回首雲林轉覺嗟

家兒以別兼春秋會於辛未秋奉赤裳山城史



閣曝曬之 命歇宿于喚睡亭有所扁詩而余  
於癸未秋作宰是府追步以揭

壓水名亭勢若浮仙鄉佚宕滌塵愁七墩烟樹連成  
障一道虹橋替入舟葉縣飛鳧湖外遠桃源吠犬峽  
中幽家兒承 命先登地嘯咏茲遊夢豈謀

敬菴遺稿卷之一

敬菴遺稿卷之二目錄

書

上梅山洪先生 直弼〇十二

上洪公 一純

上肅齋趙公 秉真〇三

與巡相曹公 錫輿

答康生 喆謨

答庶三從弟 齊性

序

六世寶藏序



宗契帖序

潘陽世乘續編序

記

南盤川院射亭記 載寧

九代祖考叅奉府君魯城孝谷墓所齋室重修

記

曾祖考近齋先生府君墓誌追記

祖考瑞興府使府君墓誌追記

論策

韓信論

聲策

箋文

大殿親政 大王大妃殿上 尊號 大殿陳賀

箋 太學掌  
議時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 王大妃殿寶齡望五稱

慶 大殿陳賀箋 太學掌  
議時

翼宗大王追上 尊號 大王大妃殿加上 尊

號 大殿陳賀箋 載寧時○兵使  
李鍾承代構

大王大妃殿陳賀箋

王大妃殿陳賀箋



大妃殿陳賀箋

中宮殿陳賀箋

大殿誕日陳賀箋

海判時○巡使  
沈東臣代構

上樑文

先府君文化縣去思臺閣上樑文

祭文

祭再從伯叔母貞敬夫人全義李氏文

祭再從仲叔父判書公文

祭梅山洪先生

直弼

文

祭外舅李公文

祭亡妹淑人金氏婦文

二

祭季舅母貞夫人完山李氏文

祭亡室淑人韓山李氏文

二



敬菴遺稿卷之二目錄

敬菴遺稿卷之二

書

上梅山洪先生

直弼

喪中入先廟沙翁所云別具布帶者此通斬齊而言  
耶然則雖因壓尊之義而斬衰絞帶以布換麻得無  
未安否入先廟既別具布帶則拜先墓亦當如入先  
廟之制矣入旁祖廟似不必以布帶行拜未知如何  
三年內新墓節祀參降辭神等節當如祭舊墓而酌  
獻之數三獻為可耶單獻為可耶鄙家於舊墓節祀  
則只行一獻祭新墓亦行一獻為宜耶



上梅山洪先生

鄙家累代節日墓享近以酒果脯醢設行蓋因家力不逮姑爲從權省約也三年內祭當位欲以殷奠殷奠則當有飯羹非殷奠則雖三年內不當有飯羹耶若有飯羹則亦當抄飯耶鄙家於常時墓祭則不抄飯矣他所先塋及同岡祖墓皆畧設而殷祭之只薦於考墓恐不無豐畧之嫌未知何以則爲好也他所先塋雖不能備禮而同岡祖墓及親山則并薦以殷奠未爲不可耶

先山墓享雖以殷奠祭山神則或以酒果人家亦多如此行之云其在望佑之義不能無豐昵之嫌如何節日墓祭時參降神辭神皆有再拜矣當先參後降耶先降後參耶先賢所行非一何以則爲得耶三年內祭新位拜禮節次當如祭舊墓之儀耶降神後只有一再拜如几筵朔望奠之儀耶似當又有辭神再拜矣未知如何

喪中行祖先忌祭出主告辭未旁題之前用喪人屬稱如耐祭祝耶雖是單獻無祝如亞終獻侑食告成之外三祭茅上及闔啓門三噫歆當自如常祭耶兩喪家相慰答未知禮家之所行何如也尤翁有各



用其式之論然則如封皮及書頭不用稽顙字而書以省禮及頓首等各稱耶其外書式一從備要所載爲宜耶

上梅山洪先生

間擬替候迄未得遂雖緣哀擾伏悵則切伏問經體候動止神相康福向來店患餘崇已復常度否搬移新占果無事擾之惱神者耶伏慮區區不任哀誠孤子冥頑不滅遽見此時號隕欲絕而賤疾近雖獲差胃敗氣虛漸蕃轉甚哀悶何達就王考文稿裁刪校正既已控請於門下竊意其間日月稍久庶可垂畢

故茲又哀懇而不能已伏望下諒而留神焉先人遺稿方欲蒐輯多所遺逸收錄無幾如往復書牘多在於門下幸命侍者一一搜還年前以王考手札還送事有所仰請而尙未蒙副施矣并爲隨存下送如何如何先人著述文字先定其篇次然後可以始謄而顧此昧例未的其何先何後爲叶宜故目錄書上伏乞深加矜諒斤正以教俾完編帙如何疑節數條又此仰質亦爲賜答伏望耳討便未易一書仰勞酬接非止一二還切罪悚

練後變制之節



曾王考變制時用練布不緝邊備要曰制如大功衰服布亦同云云制如者謂去負版辟領衰緝邊者耶布亦同者布之升數比初喪用稍細者耶正服既練則中衣及俗制直領亦當練之耶右變服曾王考行練時冠用布纓矣纓亦當用練而右耶備要曰如初喪之制但用稍麤練布云云比初喪時當用稍麤者耶恐無是理也右屈冠曾王考行練時絞帶用布俗制直領所帶亦從正服所帶耶若以布絞為定則廣為幾許而兩端相結後不為雙垂一如麻絞之制耶緝邊與否亦未可詳也

右絞帶

練時腰經備要有葛帶三重四股之文然則異於初喪腰經與初喪絞帶相似耶用葛云云此是青元絺耶其制則兩端相結處各綴細繩雖不敢垂有絞而垂之體之大小一如初喪時腰經否右腰經練後屨用繩麻備要有之而近世多不用之仍着初喪時疏屨此亦從厚之意耶右履變制用稍麤熟麻布備要有之此是練布之謂而亦用功衰耶用長裙之制則截之云云此謂截其長裙耶若非長裙則截之之文何所施耶右婦人變服



男子絞帶用熟麻則婦人絞帶亦用熟麻用布則亦用布一從男子之制耶

右婦人絞帶

行者哭婢所用吊服亦當從其主練之而斬衰喪所用生麻帶當改以熟麻耶或以葛耶禮不下於微賤其所帶非腰經而乃絞帶也則不必同於腰經而用葛只當從其主布絞而以布改之耶

右奴婢變服

上梅山洪先生

獻發有日阻慕尤勤伏問新正經體候動止餞迓百福疝積証候已復常度否伏慰不任且慮孤子忍所不忍迄茲苟活祥期奄過禫事垂迫哀寃靡逮益復

罔極而已就吉祭將行於仲春上丁祭訖五代考妣位當卽遷于最長房而長房家有事故相值不能乃爾其間日字差遠不得已姑安于要輿移奉於別廟而吉祭祝文中將遷于某親某房下或可無措辭耶既遷之後雖奉於別廟自宗家祧遷長房之時不必更爲告由不拘時行之耶亦當告由涓吉行之爲可耶吉祭受胙等節並如時祭備要所云而方在國恤中似當不受胙並與嘏辭置之耶禫吉變制平時則用吉服而今者國制在身只當以白笠白袍布帶行祭爲可耶幸伏望詳賜復教如何如何再從祖



父伯仲兩位 恩諡已降將爲祇受最高位告由及兩位改題告辭何以措語耶幸出草下惠如何

上梅山洪先生

吉祭前一日設酒果告由改題時五代祖考妣位只告祧遷而改題一節待奉于長房則納主撤盞當在列位改題之前耶列位設酒果告由後仍爲出主改題而辭神再拜及撤酒果當在改題還奉之時耶然則最高位先爲納主撤盞之時似不可無辭神再拜當爲先後兩度辭神再拜耶若以兩次再拜爲正或不近於瀆煩之嫌耶且神位則無改題等節只於有

事諸位設酒果而不可並設耶若爲並設則納主撤盞亦當視最高位而爲之耶

昔在己未曾祖考喪事吉祭行於辛酉四月初一日丁未前三日以來朔日行禘之意告于祠堂前一日告由改題主載籍宛在取考備要吉祭條禫之明日卜日註云用上旬或丁或亥餘與時祭卜日儀同此謂用時祭卜日後告由耶近雖無环玦卜日之儀前期告由不可廢之如禫祭告由耶若以改題告由前又有吉祭告由爲正則引用時祭告由耶吉祭有遞遷等事旣與時享少異當別爲措辭而新位則不必



並告耶若爲並告則異板爲可耶今番吉祭將用來  
月上丁行之當因來朔叅告由耶

上梅山洪先生

從曾祖母及再從伯祖山所墾地經潦汰落暫時爲  
急擬將速築三從兄身在殯所勢當替人主事而雖  
是葬前既有事役則當位及山神恐不可昧然無告  
若爲告則亦當有酒果之奠揆以未葬廢祭之禮設  
奠告由之如平時者未知如何告辭則當用某使某  
之例而雖未葬前告先墓與告几筵有異以孝曾孫  
及孝孫書之爲可耶若以未葬前告辭與設奠爲未

安則去頭辭而只告所當行之事於當位至若設奠  
置之爲可耶如以此爲正則山神位告由與設奠等  
節何以爲之耶至於山神位恐不可無告與奠若然  
則墓前闕奠亦似逕庭幸賜詳教而告草亦爲下示  
如何兩處山所修築及畢役後慰安皆當有告兩山  
神亦各有始役告由矣役日甚迫此回下答伏望

上梅山洪先生

去月下復尙尊丌擊玩眷撫鄭重仰用感戢間復阻  
候於焉閱月下懷啓慕曷有其極伏問午熱經體候  
動止神相萬安伏慮區區不任下忱世下生重省狷



安情私甚幸而駱洞從姪小成奇喜奇喜就白從姪擬於放榜後卽行先塋榮掃之禮矣祝石嶺則世下生若未躬往從姪當自告而呂湖則從兄方持憂服渠亦自主耶然則從兄未得將事之由何以措辭而使渠替告爲可耶先墓之諸位榮掃處書上告辭措語出草下惠如何苧洞從弟山權窆於東郊矣欲於仲秋改葬于忠州而於從姪棘人兒爲親山也從叔几筵生辰奠及秋夕墓享皆在此時若與出柩而未窆前相值則緬禮未葬與新喪無異停與行何者爲得正耶愚意則墓享恐不當行而如從叔生辰奠因

從弟之改葬而並闕亦爲缺然且况几筵奠與墓祭有異者乎伏望詳教如何懷鄉宋鴻山丈入城似當在今明間而多住於駱洞李任實家云矣頃有所教故茲仰達下諒如何

上梅山洪先生

私家練祥禫勢將待 大喪卒哭後退行而從祖母練事之期在於八月祥事在於十月矣 因山卒哭之期當在祥月之後則練祥當以或丁或亥次第設行於一月之內耶據類輯有二說尤翁曰國葬後次月而練又次月而祥同春日次日行練又次日而行



祥日月之期遲速不同伏未知何以則得安於孝子之情而不悖於喪禮之本耶練祥退行之由皆當於本月措辭告由於几筵耶練祥之期雖因國喪而退行禫事則當於本月行之不可因而更退耶從叔母祥事在七月禫吉之期在九十兩朔矣今因大喪而亦爲退行禫事則雖過時不行至於變制之節何以爲之耶祥祭後似不可以不行禫祭而不服祥服直服禫後之服先行祥祭而變制則依禮用祥服又於是月丁亥當更有告由變制之節矣謹考曾祖考禮說有因服制不行禫祭而告由變除之條曰蹉

過禫月禫祭雖不行告由而退就私次哭除喪服之意推之以禫祭之不行祥祭後卽服平服恐有未安於孝子之心伏未知何以則爲宜耶

國恤成服前几筵上食或行或廢或依舊或用素愚意則全廢似涉過當故減饌行之未知如何廟中則告以因大喪廢祭之由而几筵則成服後朔望奠先賢皆許行之而成服前旣無朔望當廢之奠則似不當爲國哀而告於私家几筵故置之或無紕繆否几筵朔望奠當行之矣至於俗節係是燕樂之辰似或難行而曾祖禮說中國恤條曰不干象生之



義行之固可將欲據此而減饌行之伏未知如何

上梅山洪先生

祧位自長房遞遷時及遞遷後改題時皆當有告則雖同日亦兩次設酒果耶行茶雖與行祭有異或不無一日兩舉之嫌遷奉時則只爲焚香告由權奉於宗家後改題時始爲設酒果未知如何移奉之期涓在三月三日因朔奠預告其由只於當日改題時設酒果告由行事未爲不可耶

上梅山洪先生

大祥前一日祔廟告辭中諸位列書之下將云先祖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某位云云禰位既在於列書中而茲以下連書先祖妣似不安故將欲書於極行蓋從會祖考定論也未知如何

祖妣大祥後當入廟而禰位既在正位則祖妣位猶奉於東壁其在尊卑之序恐爲不安攷諸備要若用丘禮父死先入廟母喪祥訖祔于考龕之文則不必用東壁之制然其下又有或曰父雖先入廟母喪畢且祔於會祖妣俟祫配于父爲近古意云云沙翁以爲更詳之又按會王考禮說云雖已入廟而猶處東壁蓋歸重於祔祖姑不必以尊卑之倒次爲嫌方擬



援此而奉於東壁未知如何

家內本祠堂外又權奉長房別廟凡有事告于本祠堂之時別廟亦當告之耶如祔廟告辭似當只告于當入之廟恐不當又告於別廟未知如何

祔廟告由之節以只告于有事位之義推之且叅以祔祭告由只行於當祔正位之禮而行之酒果則并設於列位恐合禮意矣按備要非但并設酒果亦爲遍告諸位此與只告由有事位之義有異沙翁本意必有可聞幸詳教如何

上梅山洪先生

鄙家祫事旣無改題遞遷等節則當依時祭例合享矣諸位出就正寢而祖考妣位合櫛後行事爲宜耶謹考備要父先亾母喪禫月行祭者妣位祝曰式遵典禮將配于先考云云蓋謂來月將配之由也至若吉朔行祭者則只有卜日告由而無將配之由至祭時遽先合櫛仍爲行事比諸禫月吉祭之祝恐涉昧然伏未知何以則爲宜耶祫祭將行於來初丁初丁卽初吉也則朔叅依前並行耶朔叅雖與殷祭有異不無一日再祭之嫌停廢爲可耶詳教伏望

上梅山洪先生



前喪禫吉新喪中未能如禮行之則改題合櫛之節  
何以爲之而且未立后則姑爲停廢與以待立后之  
意並當措辭告由耶告意則何以爲之耶  
次喪人內外禫吉變制之節不可以不祭而不行行  
之之節何以爲之亦用丁亥之期耶

前喪忌祭之時既無主事則次喪人勢將替行而出  
主告辭從其屬稱而措語爲可耶

新喪之亡子大祥當在新喪葬後而既無主事者其  
告祝何以措辭入廟之節亦何以爲之耶

祧位祠板當於新喪卒哭後移奉於次長房而告由  
之節長房當主之耶前喪內外祠板尙未合櫛而在  
於祔位則亦未必各告其由耶新喪几筵亦或有告  
耶告之爲可則其庶弟亦當主之耶

上洪公 一純

叅判宅從祖母喪事在於從祖在世時以其屬題主  
矣未卒喪而從祖又捐世仍爲立后立后之從叔有  
成長允子而入繼後夭折從叔又於喪中卒逝實是  
罕有之變禮也從叔題主則以庶從叔爲主而權攝  
喪事從祖內外祠版以不祫無后未得合櫛改題每  
於忌祀無祝單獻矣今則從叔三年已過初忌載周



當以攝主爲主有祝三獻而從祖母忌日又不遠矣  
既有攝主則一依三年內單獻無祝恐爲未安故謹  
考禮類第卅四編長子無嗣次子攝主條有先賢所  
論之或可傍照者而亦與此變禮之有攝主而兩代  
異禮者少有間焉此將奈何愚意庶從叔於從祖內  
外忌祀前措辭各告以立后前姑爲權攝之由備禮  
三獻而祝文則以攝祀庶子某敢昭告云云恐好未  
知如何素昧禮方每有疑難輒爲仰質于先先生今  
焉此事已矣益切愴慟環顧士友靡所叩質從茲以  
往若非下執事斤教開蒙更無仰議處幸勿執謙見

却詳考禮書構出告辭一本以惠母孤鄙望如何

上肅齋趙公 秉惠

頃因鷺湖轉便伏承下答疏尙庸伏慰竊嘗慕嚮於  
哀執事顧無因而獲接德儀常抱耿耿者久矣昨秋  
始得親覲益粹區區欣倒可知也祇恨行旆載戒靡  
暇從容承誨惘然失圖采切悵歎阻候此久倏爾秋  
深伏不審比來侍奠餘體度神護無損讀禮之暇理  
蘊者方在甚書區區伏滂不任下悰侍下生親瘳間  
以宿症多月彌留連試刀圭尙欠奏效日夕煎灼而  
已就白祖考遺稿及先考行錄間自鷺湖轉上矣果



卽入覽否遺稿之刪正後敘文及先人誌銘旣承盛諾矣文字未成之前感謝已切若得終賜發揮則其爲榮感當復如何此是先先生未卒之志而門下卽其淵源所在也一言之重足以傳信來後則今茲先文不於門下仰請而將請于誰哉所以哀懇而不知止者也古人於居憂中亦有此等文字之酬應恐不爲嫌幸伏乞深加矜諒而亟爲留神焉

上肅齋趙公

伏不審春候頗乖經體候諸節神相萬安間過周甲晬辰伏想蘭玉列前舞彩獻壽喜樂當倍深仰誦晦

翁詩願言壽考宜孫子綠鬢朱顏樂未央之句以伸賀祝而此豈非彌高彌邵仁者必得之明效大驗耶顧此隔在遠外未克趨覩盛儀於賓筵之末下懷悵缺曷有其極侍生闡節長時愆和氣息凜懍日夕煎熬寸心折盡外此憂冗未易一二仰達就白曩日仰托鄙先兩文字尙未蒙俯施下情悶鬱當復如何迨此永晷如年筆硯整暇之際果蒙留神否祖考遺稿只是單件實難許久捐舍若得亟賜存刪而弁卷發揮則將欲迨今閒隙移謄正本以爲傳家寶藏計而親山誌文久而闕然不勝哀悶亦擬從近燔埋此皆



荷者遺和卷二  
先先生未卒之志也門下卽其淵源所在而且况以道學之純正兼文學之宏博一言之重足以傳信來後則恐難辭其任而侍生先世之文不於門下奉請將誰之請乎所以屢陳哀懇而不知止更伏望深加矜諒俾遂至願焉

上肅齋趙公

向於在邑時伏承下書復教迫切伏慰近候惜乾夏序早燠伏不審此際靜養道體節一例崇迪伏滌區區不任慕逞之私侍生日昨奉老還闈省節得免大損私切爲幸間者伏蒙曾王考加贈易名之典攢

祝之餘繼以榮愴仍竊念茲事卽係多年經營晝宵顯企者今乃順成於崇終賁後之圖更無遺憾而實賴門下之從初開端曲費指教之力之德感戢沒量第謚狀撰述之役非但無可合處考其淵源所自不於門下仰請而更誰之托耶家內私情與知舊公議壹辭同然則今者採故摭實掄揚一二伏想門下亦難辭責矣茲敢搜取行錄及先先生所著誌狀以備考據之資幸曲念另圖之伏望更惟文字從速完構然後可卽送置太常以俟其事會俾無未及容旋之歎亦須下諒焉禮當躬造軒屏庸展鄙悃而才經跋



履適值薪病未能卽遂下情替遣庶三從弟謹達微  
衷不勝悚仄之至

與巡相曹公

錫與

宮庄京庄漏戶均還之 朝令寔出於寄富哀熒之  
盛念欽頌萬萬并元戶與新查者合爲八千八十二  
戶穀摠則並社還爲二萬二千一百三十三石以此  
穀分此戶一等所受至爲二十石零最下爲三石則  
實無以爲公而濟私民情到此吁亦憾矣幸值更張  
之會此實載民回死爲甦之時也茲以舉實修報又  
當有日後面稟而伏望一視之下深軫民情特以幾

千石優數移轉於穀少宅邑使還民以爲支保奠接  
之地千萬千萬

答康生

詰謨

令子婦神主移安之節待吉祭行之爲好之意前有  
所奉覆而旣已移安于東壁下則更無可議如是行  
之雖非從便之意而實合於禮恐非悖違者矣  
禫後變服之節自是禮家一訟鄙家則禫祭着漆笠  
青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白袍白絲帶以爲微吉  
之服至吉朔始着吉服至於黑笠墨帶則實是心喪  
服色謂之微凶之服則可謂之微吉之服則不可未



知如何

答庶三從弟

齊性

來示因遺命以甲童主祀旁題當以其名為之此與長子之主次養之主有異宜以兄亾弟及之例用之而又云奉祀之奉字不可填於旁題而攝字似宜既是攝祀則與兄亾弟及有異若弟及則其弟自為主入矣何論攝也既為攝則次子攝主不為旁題已見於曾祖考禮說祭變禮編須加詳考也君疏既以攝為主故題主以不書旁題之意往復于叅判兄主矣次子攝主不可無告啓殯日告几筵以因遺命攝祀

之由為可此見於類輯中祭變禮攝主奉祀條陶菴說矣告抄在下量宜為之焉雖未旁題當於各祭祝文以攝祀子某幼未將事使某敢昭告云云而日後幾年長子立后前亦當為攝祀則初頭正名告由似為便宜乳下兒正名旁題此有南溪說正名云者正其冠名之謂也雖不旁題先為正名無妨矣

季弟甲童既因先考遺命攝祀故正名以齊桓將

攝祀事敢告事由

無頭辭而啓殯日因朝上食告由為好

序

六世寶藏序



余觀夫紙尾之驚王家真帖也元和之脚柳氏奇法也世之遊鍊簡牘者多藏古訣往往取東方名賢筆迹傳而效慕之至於家庭尋常弄墨則散漫不收者尙或有之嗚呼粵我六代祖松潭公取先考承旨公手筆作爲四帖傳諸後昆于今尊閣之手澤尙新肅然而敬怡然而愛自不覺欽慕焉茲豈非傳家寶乎不肖雖不敢繼述先緒而間嘗竊取家藏篋笥中遺筆得松潭公以下至瑞興公五世簡札與散墨摠數十百紙盥手敬玩愴感采新因感松潭公故事粧之爲帖又以家親如干翰墨繼之爲垂後之計合十有

六冊焉遂名之曰寶藏其於筆力之遒勁辭意之簡古儘所謂滄珠崑玉也苟欲學筆法效札式不必舍此而他求爲其子孫者寧不受敬而珍玩乎吾先之心畫文獻皎然在目則後曹孝敬之思亦豈無油然而生哉然則其在追先感孝之道庶幾有少補云爾

宗契帖序

粵昔 肅宗甲申吾五代祖考判書公從兄弟鳩財修契名曰鴿原四友蓋取棣華之義而引用筆契之例也有有司掌其財而歛散以時爲歲再會盃酒之資以羨餘束筆分用茲豈非寓名於文房之供而實



效花樹之盛會也哉創設之意可謂深且厚矣其后累更興廢迄于 正宗戊午契凡四修不幾歲又寢焉殆四十年之久逮今 當宁丙申再從仲叔父判書公慨然有繼述之意爰謀于先考遍議于諸宗將欲重修而適因事未遑矣越十三祀戊申冬三從季兄都事公謂余曰吾同高祖考以下本支諸孫勝冠者僅爲十五人家葺室罄至如婚喪科宦之需將無由營判今吾諸宗歛緼設契存母聚子以爲哀慶之助而每歲四季咸聚一堂團樂醉飽則庶幾有補於敦睦之誼云余應之曰吾家古有鴿原契誠是先世

之美法門闌之勝事今亦倣此可謂承祖武而貽孫謨矣遂告尊屬延及諸親則咸曰諾於是焉新定凡例名曰宗契童艸二人亦叅焉爲其家主也合爲十七員而其餘後進待其加冠次第許入自親至疎推近及遠抑將爲大小宗一統譜耳噫根於一初而有鼻祖焉蔓於七世而有耳孫焉枝葉苑興蘗芽旁達而服盡則爲族親親盡則爲姓親親誼俱盡則存亡憂憾視如路人理勢然也自祖垂視則支流餘裔均是吾孫也而疏遠後屬胡若是相忘歟譬之於身頂踵毛髮都是一氣之流行一脉之貫通故人莫不愛



其四體先祖之於後孫亦猶是也所以范文正置義庄以賑窮族李宗諤制俸庫以給婚喪良有以也今我宗黨有室勝冠者多不及數十人而顧其家貧力絀養生送死不能相助殊非宗族同休戚之本意也於是乎詢謀僉同構結宗契一以承鵠原之遺跡一以重後昆之裕謨上可以慰祖宗一視之心下可以結本支百世之義使肖子令孫遵而行之永世無廢則孝友睦婣由茲而興矣惇典明彝因是而著矣此豈但曰吾宗之美事其將有裨於盛世之風化云爾

潘陽世乘續編序

吾家有潘陽世乘卽再從叔父禮判公慨然歎惜崇孝錄之不復繼作而作也自戶長公至守愚公十四世仍用舊錄自其下承旨公至戶判公六世廣加裒纂彙輯事蹟本宗世系與外黨譜畧以繼崇孝錄之後自公州公以下諸家所輯有異蓋各宗其所系故也於是乎內外世派先故文獻燦然克備追遠親親之義可謂至矣然而不能推及旁親只從直系而爲之者世代寢遠無以攷徵故也嗚呼是乘也越自乙酉爲始而先君於禮判公爲從祖兄弟氣味趨尙脗然相合未嘗一日不與於是役至于乙未十年之間



始克成書行將壽梓而禮判公遽歿又未幾先君下世今其編帙依舊手澤尙新嗚呼惜哉厥後三十餘年之間事蹟之當入世派之繼錄亦爲不少散漫未收詩云無念爾祖又云孝子不匱庸是懼焉爰輯世乘之未及入者追爲載錄名之曰潘陽世乘續編以待日後事力之稍敷用備全帙之纂輯凡我後昆無替繼述則其在追先啓後之道亦不爲少補云爾

記

南盤川院射亭記

載寧

余莅茲數載以勸學講武爲致治之本矣適有公行

路經新院院之居皆市賈野氓也里中有金光潤年齒頗高主行識解卽同類中推詡者也約其少壯二十人設爲射契辦弓矢具挾拾鳩財構亭于院之南以爲習射之所志尙則蓋以敵愾之所在也謁余而請記其蹟噫我東昇平歲久民不持兵士不執弓射儀未講武藝盡廢今於草野之中蠢質之氓能以習射爲契倡武於其間古人所謂兵藏於農者豈不信乎自茲以後漸蓄其藝咸勤其功則赳赳焉兔置之武桓桓焉羆熊之勇亦出於其中矣豈不美哉余欲壽其跡于後聊爲之記



九代祖考叅奉府君魯城孝公墓所齋室重修

記

上之十四年丁丑余自金川郡移判于完路由此邑  
邑之東白蓮峰下孝谷後麓負壬之原卽九代祖考  
叅奉公衣履之攸藏也官具庶羞歷省拜掃用展微  
誠愴慕采新仰瞻墓貌莎枯荒涼次審齋舍年久不  
葺幾乎頽圯山下諸族往來而省掃者不知爲幾人  
而亦不合謀而營新或緣勢窘無以暇及於斯歟抑  
有所待而然歟莅任之明年正月得送若干財用圖  
修葺巧以山運不合寢而未諧矣又明年三月別差

府吏使往董役以清明日爲始莎草則自墳而及於  
兆域齋舍則換桷改瓦塗壁以紙工役不幾日而告  
訖一齊俱新余卽詣看審後畢會諸族而告之曰吾  
先祖德蔭攸暨名公碩卿令聞休德世世趾美則吾  
先所以垂裕可謂單厚矣凡爲雲仍於吾先者盍念  
夫繩武無忝之戒也哉恪守世業益勉敦睦則其或  
庶幾矣若夫改補先壟修葺齋宇特一事也余敢曰  
無忝乎繩武乎遂爲之記

曾祖考近齋先生府君墓誌追記

嗚呼此吾曾祖考近齋公墓誌而梅山洪先生直弼



所述也闡揚幽微庶不朽於萬世於戲盛哉文成於乙巳納窆於今日以有待也 哲宗癸亥因領相鄭元容建白加 贈吏判諡文獻配 贈貞夫人安東金氏生於 英宗十年甲寅十一月十六日卒于 正宗五年辛丑三月十六日先於公卒十九年也以 其年五月始窆于楊州東柴北面祝石嶺曾祖考松潭公墓左麓逮于己未公卒後以宅兆不利未克合 祔府君墓初爲權安于果川雲滿里盖有甲乙之論 欲爲遷窆矣及夫不肖博採衆議竟以仍奉爲定且 因堪輿家有拘亦未得以夫人墓祔焉乃於 哲宗

四年癸丑八月只以移窆夫人墓于廣州府南旺倫面五馬洞北麓艮坐原不肖曾孫齊近 純祖甲午生員官前郡守曾孫女婿清風金元性文科今承旨有三女長適完山李範翊次適杞溪俞鎮學進士季適南陽洪淳琦齊近男定陽 當宁甲子生員丙寅文科歷翰林檢詳今應教文成後二十六年庚午謹撮原文之未備以爲追記如右嗚呼公之懿行邃學爲世宗仰載誌已詳非不肖所敢私而若夫仁以基之積而發之揚顯而榮昌公之永永受報於來後尙可預卜無疑寔天理然也豈不肖所可度思惟兢兢



焉奉承公遺訓母敢失墜庶或可爲將來之圖也歟

祖考瑞興府使府君墓誌追記

嗚呼此吾祖考瑞興公墓誌而梅山洪先生直弼所述也揚幽闡微庶可不朽於來後於戲盛哉文成於丙申而納窆於今日以有待也筮宅非地 哲宗癸丑十一月十三日移窆于廣州府南旺倫面五馬洞北麓妣 贈貞夫人安東金氏墓壻下右邊艮坐之原淑人韓山李氏祔右淑人慶州金氏祔左卜云其吉將與天地同悠久者也乙巳考近齋公 贈大司憲兼祭酒癸亥加 贈吏判諡文獻不肖孫齊近

純祖甲午生員官前郡守孫女婿清風金元性文科今承旨有三女長適完山李範翊次適杞溪俞鎮學進士季適南陽洪淳琦齊近男定陽 當宁甲子生員丙寅文科歷翰林檢詳今應教文成後三十五年謹撮其原文之未備者追記如右嗚呼公之令德實行克有幹蠱之美而屯而不亨未食其報天所以保佑之者其在後歟不肖雖不得逮事薰濡尙庶幾免墜遺緒保有祿仕嗣承罔非公蔭庥攸暨推茲以往熾昌而榮顯不闡公潛光幽德顧不在後人之責歟以是恭竢焉



論策

韓信論

噫嘻自古立大名樹元勲者或受其祿而保厥終又或戮其身而污乃名者其理安在位高益儉功大愈恭則能全矣位高尤肆功大自侈則必亾矣此理之必致也或問於余曰漢高祖起布衣成帝業全賴良平蕭曹韓彭等力而惟戰勝攻取之功信爲最大故三傑之中信惟與焉方其爲將下魏趙伏燕齊南絕楚糧道使項羽措手無地當此之時據全齊七十二城擁精兵數十萬衆背漢抗楚鼎足而立則青徐以

東膠泗以西非漢之有也而其勢亦殆矣雖有良平之智樊絳之勇豈能制乎然而思漢王推解之恩却武涉之說不聽蒯徹之謀誠心報漢遂得建基論其功賞其勲誓河秦盟鐵券宜乎爲信設也封之荆楚食以九郡信之位足矣信之榮極矣更有所何求而顧欲反耶一朝人有惡信者妄進陳兵之讒夫行縣陳兵其過微矣反狀未露遽加繫械終至誅滅若是乎漢高之薄於功臣也如使韓信果有是志則其將兵自恣之時何不謀反而待天下快定然後始售此意乎余應之曰君言差矣淮陰之禍乃其自取也下



齊之時請爲假王者豈非恃其功而要其君卽有圖  
賞謀王之志乎固陵之戰期會不至許以梁楚之地  
然後引兵而來又豈非徘徊觀望乘機要利之心乎  
此乃賈豎求貨之事非人臣盡節之道也高祖之待  
韓信亦是駕馭羈縻之而已非以股肱心腹遇之信  
之也齊東拜真之時固陵割地之日安知其主心果  
無疑乎及天下大定無所用信矣且仙於用兵者跨  
荆楚六千餘里州縣出入陳兵習武高祖尤安得不  
爲忌乎故聽一人疑似之言而遽謀擒之以豁達之  
度豈信其讒而誅無辜也特以疑慮在心欲絕其後

患也蕭曹絳灌皆能安其功而享其榮厚澤永及何  
獨於一韓信爲薄哉故曰淮陰之禍乃其自取也非  
漢高之不容也帝亦洞究其非真反故赦而爲侯豈  
非惜其才而欲其全乎使信能悔過恐懼而小心謹  
慎則幾乎免殃矣然而忘感激之恩生侮慢之意乃  
與陳豨更謀不軌鍾室之禍暴市之灾非不幸也宜  
也焉有排徹却涉之本心哉大凡人臣挾不賞之功  
戴震主之威在內則朝廷恐懍在外則君上疑忌若  
是能保其終者鮮矣子不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乎  
後世之爲人臣履滿盛者可不鑑戒哉



聲策

丙辰別試文科初試入格

對於戲愚嘗夢遊勾天得聞軒轅氏之大樂而天下之善鳴為聲者咸備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物之善鳴者也鍾鼓笙簧磬鏞祝敔器之有聲者也然則其為聲也可謂盡善盡美而猶必待人為以鳴之故尚不如天地自然之為聲也余於蘧蘧之中問諸伶倫曰子於鴻濛之初初為律呂而何不法天地之自然體造化之運用以叶八音以宣八風而必假人為必假器鳴余甚惑焉伶倫曰子徒聞樂器之有聲而不聞聲之所由起之本乎柷黍之一稔二米即黃鍾之

所以本而黃鍾為眾樂之根則此豈非法天地之自然乎嶰谷之竹即笙簫之所由作而笙簫為樂器中善鳴則此豈非法造化之運用乎惟其天地之氣和然後天地之凡為形者無不和焉形和然後天地之凡為聲者無不和焉聲和然後天地之凡為物者無不和焉此我 聖上初制律呂之盛意而特命臣掌其職矣子何疑焉余乃唯唯而退栩栩而覺曰不圖樂之為聲如此其盛矣何幸執事今日之問適發愚生疇昔之夢犁然相符敢不傾倒乃言曰聲者生於有形有氣之間而形不能徒形而生其聲焉氣不能



徒氣而發爲聲焉蓋形氣之相磨軋也戛然而聲自  
生焉動靜之相震盪也砉然而聲自發焉苟求其理  
則莫非天地風氣之所發而發於自然者也今夫臨  
甕而發聲則其應斯響順風而疾呼則所及者遠若  
夫天下之人聲音不同而惟新生之孩落地之聲則  
舉天下無不同焉此曷故也風氣不染發於天地之  
自然而然也然則欲一天下之聲而使之粹然無不  
出於正者捨德教何以哉請因明問而條陳之聲教  
之訖于四海大禹之聖德吾無間然聲名之洋溢中  
國夫子之至訓尙矣何論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儀

封人仰德發嘆之辭也集成之以夫子爲金聲者鄒  
孟氏條理智聖之論也復何以形氣之相軋贅之爲  
說乎文王之適駿有聲者疊疊之令聞不已也無聲  
無臭者浩浩之上載與同也純亦於穆則烏可以此  
之有聲疑彼之無聲乎儻然必有聞乎歎息之聲者  
孝子如在之誠也平日事親之聽於無聲者孝子先  
意之承也烏可以此之無聲疑彼之有聲乎蓋其無  
聲有聲之間初無形氣之可尋則不可以相軋名之  
也明矣天籟地籟之不同聲其猶金之聲不同於石  
石之聲不同於金也秦聲越聲之不同亦猶齊語之



不同楚楚語之不同齊也此非形氣之不同實由風氣之不齊也執事果何疑焉草木之無聲而唯風撓之則聲自生焉金石之無聲而惟人擊之則聲自發焉此果形氣相軋之可驗而孫興公天台賦擲地之聲鏗若金石許飛瓊瑤臺詩步虛之聲錚然金鐵此實文章之善鳴者則雖無形氣之可言而謂之有聲也宜矣風動淇上聽蕭瑟之有聲則聖人之忘肉可徵矣方夜讀書聞浙瀝之聲則文士之悲秋可想矣雖無形氣之可言而其相感之意則的矣無聲之樂勝於有聲此豈非至治之無象與百姓同樂者耶無

絃之爲琴羲皇以上之人尙古之意也無聲之爲詩處士王維脫塵之表也聞聲悟道覲堯夫之恬漠以酒喻聲知伯倫之忘形車聲麟麟過闕復有聲此實君子人之不爲冥冥墮行者也履聲剝啄臨門而先覺者鄭尙書之見重於平日也大抵聲音與政通者風俗之污隆實係聲音之邪正故雅樂作於詩則天地爲之感應而風雷爲之順軌鳥獸爲之咸若涵濡响煦無非利物之澤也扶幼歸昌無非瑞世之音矣以之宣八風之化而淡而不厭以之一天下之情而樂而不淫其奏功興效三皇可四五帝可六蕩蕩乎



荀者通和 卷二  
可以侔天地之造化贊天地之位育而奈之何叔季  
以還禮樂刑政失和於下而風雨霜露召眚於上祁  
寒暑雨民有怨咨之聲凍餒轉壑民有愁歎之音此  
豈可一任乎天地之氣數而莫之救歟方今 聖上  
臨御承 祖宗累洽之治軫民生字恤之念而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使此八方之聲無以一歸於正則此  
豈非有司之責耶今夫德教者典平之梁肉也在上  
者躬率以正一任德教之流行使八域蒼生咸知老  
老幼幼以正其風化衣衣食食以厚其生業聽之康  
衢而老少各得其樂聞諸閭巷而男女皆知所從則

何堯舜之不若而三代之不同歟然則聲色之於化  
民末也而亦可以陶匄一世使之盡在於春風和氣  
中者獨不在於正其聲音尙其德教也哉篇將就矣  
遂尾之正聲之本實在乎尙德而尙德之本尤係乎  
君德之成就嗚呼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也放勳有精  
一之學故斯致協萬之休周文有緝熙之工故斯有  
先四之仁方此 經筵雙隻之規廢而不講者尤豈  
非今日之急務也耶

箋文

大殿親政 大王大妃殿上 尊號 大殿陳賀



箋太學掌議時

伏以責維重於丕子 右殿停抗冕之儀孝莫大於  
尊親 東朝進鏤玉之冊慶禮載舉 慈德彌光恭  
惟愛日其誠準海之孝 春秋鼎盛於莅政克軫周  
成王緝熙晨昏益篤於承歡實賴宋宣仁保護肆當  
宸極總庶務之日聿覩 慈闈揚 徽號之休伏念  
臣等拜獻南山欣瞻北斗厠周雍樂育之列謾誦菁  
莪之詩當魯泮讌喜之辰尤切岡陵之祝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 王大妃殿寶齡望五稱

慶 大殿陳賀箋太學掌議時

伏以以千乘養頌 聖孝之方隆奉 兩殿歡慶  
寶齡之彌邵百祿川至庶僚嵩呼恭惟愛日深誠根  
天至孝得貞得吉受介福於晉繇俾壽俾耆歌燕喜  
於魯頌爰舉告布之典可見蹈舞之情伏念臣等化  
被譽髦跡忝歌鹿咏周家嗣徽之什幾仰繇寶錄之  
休厠漢庭賀正之班粗伸擎瑤函之悃

翼宗大王追上 尊號 大王大妃殿加上 尊

號 大殿陳賀箋載寧時○兵使李鍾承代構

伏以乃聖乃神乃武駿業載鞏於宗祊得位得壽得  
名鴻徽庸進於 慈殿描畫之日蹈舞如雲恭惟以



睿聖姿承艱大業漢宮隆千乘之養仁孝出治晉筵  
勤三接之儀終始典學茲當 寶典揚徽之舉聿覩  
第祿來道之休伏念臣職忝闔西誠懸宸北九重花  
磚縱阻三呼之班雙擊瑤函粗效萬年之祝

王大妃殿陳賀箋

伏以介福茲受于 王母簾帷貽裕後之謨 聖孝  
莫大於尊親琬琰進加上之禮懽均區域慶溢 宮  
闈恭惟五紀思齊千古卓越漢長樂隆養 寶籌滿  
耳順之期宋女堯徽稱第祿膺眉壽之慶肆當 聖  
孝怡愉之日聿見 慈德揄揚之休伏念臣職忝干

城效茂涓滴躬逢慶會猶在逃西而同懽迹阻賀班  
那禁倚北之微悃

王大妃殿陳賀箋

伏以 銅闈闡載坤之功 燕謨克顯 寶錄繇膺  
天之命 鴻休滋臻德輝采彰懽情普洽恭惟黃裳  
叶吉彤管匹休陰教幷幪於六宮德以恭已 慈化  
洋溢於八域命其用申茲當岡祝之辰聿見川至之  
頌伏念臣跡滯遐鉞戀結 重宸隨冠冕而趨堦謾  
阻燕賀之列擎箋函而稽首粗寓鰲抃之忱

大妃殿陳賀箋



伏以 坤德與合於 先朝幾仰萬年之永奠天休  
式至于今日聿觀二慶之並臻躬帥之辰頤養而已  
恭惟黃裳筮吉玄統懋功 殿闡勤 視簪之誠先  
君思勗 廟宮盡薦芼之禮來孝適追猗 寶齡咸  
祝於龜蓮伊 邦休益縣於 鴻籙伏念臣丹心宸  
北冥鉞海西蓬萊近雲久阻奉 壽觥之盛葵藿傾  
日只切獻箋函之忱

中宮殿陳賀箋

伏以京室闡媚姜之徽基周南於睢化長樂頌女堯  
之德奏殷禮於鴻揚式有令名茲受介福恭惟 造

梁以後治齊為先昕夕勤 愉婉之容珩珮昭度  
宮闈頌 柔嘉之德 玉冊播徽猗 慈德方隆於  
頤神伊 聖孝益光於晉號伏念臣抱傾葵悃愧仗  
鉞才西人誦 王母之功欣然有喜南山請 聖人  
之祝俾爾無疆

大殿誕日陳賀箋

海判時○巡使  
沈東臣代構

伏以作兆民之君師升載 臨御屆千秋之 聖節  
七月復回瑞電繞樞歡雷溢宇恭惟 姿挺上哲運  
拊中興奉 庭闈之 徽音愛敬盡千乘之養定  
宗社之大計 元良得萬邦之貞茲當 誕彌月之



敬者遺和卷二  
辰益磨升如日之福伏念臣西按方面北拱寸心瞻  
雲蓬萊縱阻呼嵩之列向日葵藿粗效祝華之忱

上樑文

先府君文化縣去思臺閣上樑文

行仁布德民頌蔚於篆碑上雨旁風世永久於華閣  
攬遺制而曠感托神明而護持睠茲文城名州在昔  
家君作宰九里河潤復見虎渡之異徵一路星流載  
播猶釐之謠頌桐鄉立祠之意非無淑人君子之稱  
南陽遺民之歌卽有召父杜母之號守廉介而政尙  
清淨導和融而志通精靈地在五百一程望拜闕於

漢陽 宸北歲經三十七算旣立碑於唐藏縣東山  
高阿達羅四時之佳景不盡府督海營鎮一邑之治  
圖有餘適小子移除於安陵榮佩墨綬而茲土近接  
於隣省駕出朱幡薄稅蠲災久仰闔境之惠澤清德  
簡法遐想前日之遺規最是薤水之潔清來何暮也  
允矣雪山之輕重去猶思之作之述之肯構堂而繼  
業至矣盡矣建碑閣而形言中有實外有華與天地  
之益久上以棟下以宇卽風雨之攸除椳闌楹楔得  
其宜梓匠之工克備盖瓦級塼治則已方圓之制載  
新鳳翥龍蟠羅列山川之體勢翬飛鳥革彷彿樓臺



之規模字劃無蒼苔之痕雅德必彰於龜碣樸斲勒  
丹雘之彩聲望長傳於鷄林較短而量長良工能勝  
其任鉤曲而準直美木隨用皆當華扁華楣之題寫  
玲瓏於彩筆高屋高樓之美照恍惚於勝區悅耳目  
而克致其工善形容而以表厥德諸樑旣舉六偉斯  
成

兒郎偉拋樑東遙望山光半碧空勝地登臨開眼界  
扶桑萬里日輪紅

兒郎偉拋樑西暮樹微風入戶低佳麗三春明萬壑  
鳥啼花發好山溪

兒郎偉拋樑南平蕪十里草如藍老人星彩躋遐壽  
天象昭回瑞氣含

兒郎偉拋樑北匠師規矩成工極雕甍畫棟動輝光  
樂歲民生開化域

兒郎偉拋樑上山明水麗時和暢人情物理自相通  
發育神功斯盛壯

兒郎偉拋樑下瑞日祥雲籠碧瓦盛運奎花述以文  
村村士女歌於野

伏願上樑之後陰陽順舒神鬼扶護載奠鞏固齊山  
岳而益堅永垂昭休并日月而恒久



祭文

祭再從伯叔母貞敬夫人全義李氏文

維我再從伯叔母貞敬夫人全義李氏之棄背今已再閱星霜而祥期不遠矣再從姪齊近拘於事故尙闕一酌恐日月不淹情理莫伸茲以今歲己酉六月丁卯朔二十八日甲午謹具觴豆敬薦于靈筵之前文以告哀曰嗚呼小子幼時隨母氏時往苧第而還則母氏輒曰賢哉李夫人今世之女士時余蒙駭不知女士之爲何稱矣及稍長時往省焉則只見豐容雅範獨出衆中而待人接物一是慈惠尤於小子曲

垂恩眷有言必誨有食必饋憫余脆弱祝余成立時余稍有知覺意謂與母氏志同氣合而母氏只育余小子一人而孤危也甚故推其待人之盛德施於同堂之獨嗣有此眷愛之偏厚而猶未詳實德之兼備矣及至讀書粗解文字則士君子之行不外乎孝敬寬和而全此四德者在士猶難况於婦人乎在婦人而或有一二行可稱者猶難况於全德乎今以婦人而全備四德者余於吾叔母見之矣叔母未醮而王姑尊姑已早世內無幹蠱及歸而奉烝嘗也晝宵致恪蘋藻必潔籩豆酒漿動合禮儀其事王舅及尊舅



也洞洞屬屬晨昏不怠柔色婉容藹然門闌兩舅咸曰是善事我則叔母之敦孝一門之所共推也叔母之事君子也必恭必戒有順無違端慤自持濟以貞靜則叔母之持敬衆人之所可範也至於處妯娌接姻族各隨圓方均是歡洽賙窮恤貧無間親疎以至御婢僕率羣下恩威并行罔不悅服則叔母之寬和上下之所共頌也於是乎叔母之孝敬寬和無一不備而始知母氏女士之稱爲非溢美語也溺愛子女常情所同而叔母之教諸子必以義方大而事君事親之道小而衣服飲食之節朝夕申誨不踰繩尺竟

至諸子大闢小成爲世名士至若重宗之義在婦人尤有所難期而叔母以我忝居宗子每進見輒諄諄教戒曰修身勤學無墜家聲勉飭之意期望之心小無間於諸子而小子之平日依仰亦無間於吾母矣銘肺服膺言猶在耳駑質無就尙未能仰副於勉飭期望之意嗚呼自今以往以子而視我者誰歟重宗而勗我者誰歟非但小子之瞻依靡所惟我母氏於叔母最與相合情若同氣一自叔母之不諱俛俛然若有所失每對小子而愴惜曰賢夫人逝矣何處更覩女士乎嗚呼以吾慈之淑明而獨許叔母如是其



摯則叔母之德與行果何如哉有其德則必受其祐故粵昔盛際吉祥咸湊叔父躋崇秩而康旺諸子闡科名而供歡從夫貴顯華誥荐降世推名閥人艷完福而不以爲樂常戒盛滿此尤士君子之所難而叔母能之始知醴泉之源出於清江而遺風餘教有以及矣嗚呼以若質之美德之全宜享厚報於終始而天理靡謔人事遽變丙申之秋家國不幸叔父纔享中壽而奄捐館舍惟時叔母忍慟寬抑襲歛之具祭奠之需必躬自檢飭俾無少憾自是之後駸駸告衰未及七耄牙車盡脫及于西邑就養也時值靜攝風

疾爲祟舉家之人咸諫其遠程板輿有妨調將則叔母輒曰余以未亾之人晚受子榮亦是 國恩豈可  
以微恙而坐孤 聖渥乎欣然就輜少無留難以神之祐以子之孝積月宿症漸臻勿藥幸此牲養之安享庶幾晚福之益亨歲值甲辰仲從天闕晝哭之餘重以喪明之憾慘忍慟毒閱歷人所不堪天道於是乎尤難知矣及夫花甲載周而涕泗滂沱悲不識喜於斯之際真元盡脫榮衛浸鑱雖或小康之時而慮未嘗暫釋或云是症少無妨於遐享疑信居半咸祝康復竟致一朝添徂奄遭凶變嗚呼哀哉嗚呼慟矣



死而同兆婦人所願而驪山先隴協吉魯祔三世真宅密邇相望歸事尊章且從夫子沒若有知無異在世而有樂無憾矣嗚呼自叔母卒逝之後家禍尤酷未百日而仲從叔父下世未二百日而季從叔父捐背季從祖母及庶從叔母之喪荐剝於兩載之間而小子險釁又服承重天胡忍斯人何至此自顧孑子腸肚并摧觸目淚下益思叔母不獨爲尊行賢夫人也多年母事之餘遽失依庇無以仰報萬一故于殮于鞠周旋其間粗效微誠於送終之際不殫勞苦於涉險之日將擬臨壙而告訣襄期隔在數日家報忽

急重闈違豫忙迫登途拜訣筵几而歸情禮到此俱缺悲恨尤難自抑嗚呼痛矣嗚呼哀哉揆以平日篤眷宜卽構文洩哀而憂故連縣拖至今日今則衰麻在身矣服衰操文禮家所譏而終祥在邇靈几將撤若拘於禮而終無一言則是孤恩也忘誼也茲遵母氏之訓越禮構拙侑觴以奠一以哭叔母一以哭吾私嗚呼哀哉尙饗

祭再從仲叔父判書公文

維我再從仲叔父判書公以丁未九月二十八日考終于苧谷本第之正寢越三年己酉十一月十八日



因 國憾退行大祥之辰也再從姪齊近因病故喪  
威尚未克致一酌於焉祥期奄過靈几將撤慟德儀  
之永闕悼餘生之益孤用其前一月十六日庚辰謹  
具菲薄之奠敢綴荒蕪之辭哭告于筵前曰嗚呼叔  
父之棄小子服已盡矣星亦再周矣小子之慟日以  
益深豈非以情地自別私恨無窮而然哉叔父之沒  
也朝野相吊曰棟樑壞矣邦國不幸宗黨咸涕曰帡  
幪已撤庇覆無所又竊聽識者之議曰仁人君子亦  
不能享期頤而綏福祿是皆公共之言非一人之私  
也念我家自先世單子五代祖考暨高祖考皆獨身

而暨曾王考與錦石先生始同氣兄弟又自王考先  
考而及小子爲獨身凜如一髮之危依庇迥殊親誼  
較別先人之與從祖昆弟也哀樂而同情痛癢而相  
須墳簞之和不以漸疎而或替見之者莫不欽歎曰  
寔由家庭見聞自先代已然及夫辛丑禍故以來小  
子之零丁孤苦靡所瞻依惟叔父矜而憐之愛而恤  
之飢渴而飲食之疾病而扶救之有過則責諭之有  
疑則開曉之叔父之庇小子也曲而盡矣小子之事  
叔父也深且至矣眷顧之益厚故依仰之尤別視之  
以親姪事之如猶父者七年于茲其所以若此者奚



但敦睦之美風也哉嗚呼曾王考尊攘之嚴正秉執之卓確卽先從祖父所景慕而迄于叔父克繼先志猥謂小子氣味趨尙或不無一二近似矜其愚而詔其迷靡不庸極精義由是而益講至情由是而愈篤今日小子之於叔父亦猶從祖父之於我曾王考我先人之於先從祖父矣今焉此事遂休小子之恨安得不深且長也抑小子別有所自悼者竊伏念叔父之高明博洽在古人亦無多矧如小子百不肖似尙何敢趨望下風而顧叔父之撫愛不以昏鈍愚迷而斥之反若有所取焉家內遺訓詩禮之典型祠廟嘗

禴俎豆之儀式飭躬處世之義待人接物之要無細不指諭咨諏至或千慮之得輒怡然許可種種有不憚降屈而從之此所謂不恥於下問者也豈徒叔父之盛德而已益知其問之也亦無非所以爲教也竊幸孤露之思得以少慰一自叔父之捐背雖如前日而不可復得嗚呼天不憖遺而遂吾願也慟矣慟矣曾王考禮說剗剗之役實荷叔父之盛力所就遷厝之禮卽兩世未卒之志而責在小子其經營措劃亦叔父之常所耿耿也小子不肖無狀未克自盡於爲先之事旁求吉兆尙稽克完大事顧此慵孱湫劣



其何以獨運速成乎且於先人之喪時值家力空剝之際變出不意巨細不遺皆能如禮者惟叔父之恩眷是賴是受小子之銘心鏤骨欲報罔極嗚呼慟矣嗚呼冤矣何小子之無祿而奄喪我叔父也嗚呼小子之得於平日觀感之際者亦多矣望之而儼然千仞壁立即之而渾然一團春和器宇之宏偉談論之明正目擊而心醉耳領而誠服爵位既躋崇顯而恭儉祇畏益切淵冰之戒居家則曰孝曰悌祖先之事靡極不至如七代祖考祠板因長房之貧而居鄉還奉宗家也備置供祀之具俾無闕享高祖考墓石儀

之設久而闕焉亟聚財力而成之一切姻族婚喪之貧不能為者隨有周焉厚誼藹然立朝則國耳公耳苦心血誠洞屬晝宵造次不懈都是滿腔忠愛經濟為任蔚有胷中範圍臨事殫竭不擇夷險變值庚寅之回祿排衆班而莫顧爛焦之及身役勤丙午之敦匠瘁一躬而不憚風露之沾衣古之忠蓋庶幾彷彿輿誦攸彰必將有辭於百世若夫屢典藩寄永遺惠愛北門之鑰倚而益重南國之棠久而益思此猶屬細節微行也人皆謂叔父之德之仁壽考多男理所必致乃有不然天寶難諶而報施莫驗也嗚呼叔父



膝下之憐其屢矣而至于元從之逆理順弟之夭折而極矣長大而門戶可昌聰敏而成就有望者相繼貽憾并與兩妹皆失所天雖行路之人聞必攬涕則其在慈天鍾情安得無疚傷也然每趨而侍左右也叔父之顏色和平言笑昭朗戚戚之意未嘗設焉固知達觀理遣常人之所不能制者叔父能安之以君子恢弘之德剛大之氣宜享無疆之祿而未躋耳順倏然觀化無乃往日之憾志氣已潛鑠因此而有妨乎再昨春風痰之祟猝地沉重此乃吾家素所戒懼者而旋獲漸差至秋而顯有減勢深喜无妄指日勿

藥矣先兆緬襄積費經紀忠原雲橋新穴期欲速就凡百營辦過惱神用於靜攝之中斯或添其崇而天莫之祐耶始而疑其夢終焉推其理而不可得矣三載之間伯從叔母之喪甫三月而叔父捐館又六月而季從叔父下世季從祖母及庶從叔母之喪繼出於十餘朔之內是何禍變之荐酷而小子又獲戾于天服先人當服之喪居先人當居之廬舊哀新慟纍然欲滅死無知嗚呼叔父之靈其知耶不知耶冥冥之中亦必於悒也頤也入嗣元弟卽平日所命而雖曰繼絕從孫爲後無異血屬若其冲齡塵過就傅奄



敬者遺和卷二  
懼巨剗固難成立而既有從兄之撫育教導渠亦夙  
慧儼如成人人皆許以遠大之器可期異日之克繼  
家聲傳重有托叔父之後其將蕃衍昌熾天道福善  
從可見矣在叔父亦當無憾而獨小子凜然孤存飢  
渴而誰爲之飲食疾病而誰爲之扶救有過而何所  
正有疑而何所質兩世未卒之志誰爲之措劃小子  
銘鏤之恩將何所報答乎皇皇忽忽其何以爲生耶  
書不盡言有淚千行嗚呼哀哉雲橋新占卽叔父爲  
親營建之所而幸有傍穴地叶青烏衣履先藏繼遷  
元從之墓於局內又將移奉呂山先塋於先卜之穴

云若然則可謂克遵遺意而允協神理矣頃冬朔行  
適會解帶靡暇旣不克執紼陪往亦莫遂臨壙告訣  
情禮俱缺誠意淺薄自循增怵辜負多矣願小子至  
愚極陋不暇自恤有何及人之道而願姪指導之方  
自擬克盡其力隨事憧憧如叔父之於小子然則庶  
或不負後人之責而圖報知遇之萬一耶嗚呼小子  
方在持制有不敢越禮任情操文洩哀於父事之尊  
而惟小子平素衷誠亦不敢泯然以沒畧暴結轆仰  
冀歆格慟矣悲夫尙饗

祭梅山洪先生

直弼文

祭文



維歲次 崇禎紀元後四壬子七月己酉朔十七日  
乙丑梅山洪先生考終于鷺湖本第之正寢越一朔  
八月二十七日乙巳後學潘南朴齊近謹具薄奠爲  
文哭告于靈筵曰嗚呼哀哉喬嶽磅礴鉅海涵泓斯  
道原腦卓立渾成緬昔先哲日邁粹精何幸茲世天  
罔喪文偉哉公生時適出羣擔弁衛道慥慥誠勤稟  
姿卓越德性粹溫早歲執贄于我曾考篤心志學發  
軻正道俯仰六經包括萬象仁守勇行智崇業廣語  
默動靜規矩準繩居敬窮理拳拳服膺博文約禮尋  
向源頭泉達火燃學至斯優天理奧妙人心危微滌

澆羅麗極深研幾應俗不混慕古不泥和而不流寬  
而有制游藝于門咸獲牖蒙凡世多士矜式聞風洪  
鍾泛應實維若虛窺奧極圈研精經畝年與德邵道  
與心契林扃邁軸若將忘世錦褰閭章 黈旒聰聽  
降綸駐蹕 眷注丁寧峻秩敦諭禮羅 朝廷然公  
夙心操守采堅夫何賁園謾迴蒲輪詢及 邦禮炳  
煇敷陳素學純篤博議溫淳頽波砥柱壁立千仞踏  
實高步哲衢是信天之於公賦與旣大謂將幡然朝  
夕輔佐左右經幄天休對揚皇王圖理賓師協望治  
臻盼蠶蔚有休光訐謨宿德廓掃秕糠膏屯兼濟神



泰內腴奈此懷寶無意矧愚民其無祿天胡不憖歌  
長哲萎愴如隔晨斯文不幸孰開吾人邪說誰闢正  
學易秦公其在世達尊兼三七耄邵齡八座華啣輔  
世之德士趣指南公則無憾小子何堪藐余小子私  
心最切四世契好無異同室才謏學陋忝家聲孫幸  
蒙世講夤緣及門提撕諄誨幾承摳衣詩禮家訓罔  
或隳違詡我篤信勗我箕裘冀我遠大勉我進修前  
後眷愛子姪若般奉斯周旋承教願安撫躬增慝庶  
幾誠殫禮經疑變靡不仰質條綱融和毫縷昭析沛  
若雨化渙然冰釋銘誌掄徽兩世先阡增輝泉道遺

墨永傳之德之惠如何可諉惟敘與誌巾衍舊藏每  
緣愆度靡遑裁量嗚呼已矣遽失我公掄揚先美孰  
仰孰從沒身含恫掩抑蒼穹曩余造公公曰聽余淵  
源有自敢私淑諸誼重師友粗承緒餘庶獲寡尤式  
至年老寔公謙挹敦修世好不肖無狀實多辜負易  
簣之時未親啓手含斂之日未得憑尸縱緣事會多  
愧忸怩撫念疇昔涕淚漣洏綴誄寓哀以哭其私嗚  
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李公文

維歲次戊午五月二十九日癸卯卽外舅李公乘化



之辰而越翌月二十五日巳巳其晬日也外甥潘南  
朴齊近敬薦薄奠于靈筵之前文以昭告曰小子愚  
顛猥托館甥垂卅載餘响德深宏涵咎覆肯慈余孤  
惇余恃有依若親父兄笑言或契曰是可教動惟德  
義則古嚶嚶其誨也正矢罔或違式今佩奉庶得有  
歸胡遽一朝岳頽其悲俛俛真步若偏窮畸公質純  
懿序琬廟彝合就榮塗第而宦而叔季理舛莫我究  
知倘道公志玉潔自持蠱卦上九高尚以之樂此肥  
遯闌市山樊嗤夫圭組孰與我存芻豢書籍啖咀不  
輟澡仁浴禮秉心如鐵坐不克顯伊亨匪室恭惟聘

姑桓孟之列蘭茝紉芳簪瑜屏替旭朝未覲耳塗心  
缺吾母外親其慣也別旣受棊祉璋瓦盈抱荆病有  
育翁稱雋好字撫麟角靡間外內嗟嗟食貧中歲尤  
慨庶幾顏氏簞瓢不改浩氣滿腹用是不餒一嗣出  
后所重攸在式穀趾美令聞華采旣筮 園郎專城  
有待子臯風木痛纏不泊仁壽非誣耄艾可致孰謂  
公算耳順未至曩余診察公慎之初若將睽濶執手  
唏噓我心驚疑好言慰紓曾未幾日公歸云遽屋烏  
啼斷落月忽曙孑然來哭公婿公女冥冥推愛胡忍  
捨去另議螟嗣曾是屬意俾爾昌大豈無報施空聞



敬者遺和卷二  
晝哭琴御墜棄涓酌違期戀彼女季是情慘怛聞者  
涕泗矧我靡靠失哺嬰稚緬惠宿昔于何更被豈曰  
粗效殯禭之事遠日載卜晬朝又值陳茲觴豆奈異  
壽觴寸心結轆蕪辭和淚神理靡忒庶歆菲饋嗚呼  
哀哉尙饗

祭亾妹淑人金氏婦文

維歲次庚申八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亡妹淑人金  
氏婦之柩將葬于楊州之陶山兄齊近用其前四日  
壬申畧具菲薄忍哀爲文哭訣于靈筵曰嗚呼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同氣之情孔懷之私人孰不然惟吾

與汝尤有別焉粵自王考暨我先考俱以獨身子子  
形影相吊及于我身僅有一妹妹而兼弟兄而兼姊  
父母之所寄愛兄妹之所依賴不啻若他人十兄弟  
也汝今捨我而冥漠不見吾雖哭汝而言動食息依  
舊者是可忍乎轉眄之頃月已改而日爲三旬餘矣  
此之謂太上忘情者耶此之謂木石腸脾者耶此之  
謂至愚無情者耶茫茫焉忽忽焉殆不知形骸之所  
寄雖欲忍抑心懷排斥悲思其奈至情至恫之傷於  
人何哉嗚呼天下賢婦人何限而至若吾妹聰明才  
質實鮮其疇端淑耿介妹有是性矣柔順慈惠妹有



是德矣喜怒不形於色忤克不萌于心自兒少時卽然吾言非私寔宗族親戚之所共稱美也在家而孝友兼至旣嫁而事舅姑洞屬愉惋晨昏不怠舅姑曰是善事我也事君子極其誠敬處妯娌接姻族一是和氣藹融以至御婢僕率羣下莫不各得其懽心中饋之事薄言代幹則蘋藻必潔恪謹於奉先烹飪之節躬自檢飭嘗味調和以適舅姑食性針線之工手自縫紉未或借賃於人衣服飲食之涉於自身者毫無槩見於辭色之間其勤儉也又如此宜上天之所佑而福祿之所綏也今乃反是孰謂仁者壽而善者

福耶難諶者天理莫測者人事也嗚呼辛丑何歲惟余險釁先人見背余甚頑狠不卽殄滅苟延存活者徒以吾母氏在耳周旋我母側慰悅我母心者惟我與汝而母氏年已近耄重以宿症頻添氣息凜愒子女羸弱恐無以娛母氏衰境汝每勸我薑桂而不止豈非以吾甥妹全保無重傷母心也哉而今乃自殯其身使母氏日夜號哭何也汝若有知亦將彷徨躑躅於冥冥中也汝以余官啣之差遲未卽榮養爲歎余於去月得蒙付職雖爲貽慰之資而遇喜增感又添一倍汝其知之也可想欣喜一如生時其不知也



徒切我悲懷而已早年失怙爲吾甥妹終身至慟而汝今先歸其果侍我先考供歡於泉下如人世時耶嗚呼暫時阻面猶難爲懷而十餘年來間多睽濶汝陪尊章往處官衙則京鄉落落看雲之思益自不禁及夫還家之日有時歸寧而亦多牽掣未能多日留連所以團會之樂常少離索之苦常多也猶可幸者問聞相續於朝夕飲食可分於多少今焉已矣問聞於何可憑飲食於何可分嗚呼夫子旣已釋褐令名方蔚富貴榮顯固其所自有汝當終與之偕而今忽一朝有若烈火之焚玉暴風之墮花造物之猜何若

是酷也曩日我往見汝汝謂余言吾之曠省已久自不堪膝下之思將於來月必欲歸寧語次之際顏色淒然意謂久曠之懷自爾色沮不甚爲疑惟待團聚嬉戲承歡於母氏矣來月卽去月也未見汝來遽爾長逝千古遂隔萬事永已吾母之慟何以慰之吾心之悲何以自寬乎母氏自哭汝之後右眼猝至喪明以汝根天之孝友何忍貽吾母如燬之憾爲吾身割半之傷如是之極也汝之諸女環號索孃情境之悲絕行路堪涕况我孔懷之情何忍見何忍聞也觸目淚先腸肚并摧嗚呼天乎此何人斯汝之五女四已



漸長夫子當兼母慈之道愛護保養必如汝生時則於汝無憾而至於生纔兩朔之乳穉何忍捨棄雖長逝者之心其能瞑目耶幸有世契之門人發善心任乳養庶或慰泉臺之眷戀耶自經人事之大變宜無餘厄之驚心而第四穉女間添痢泄之宿祟既危而雖塵回棹尚在安危未判以汝厚德庶有神明之保佑耶噫疹疾流行人多不淑以汝新經分娩未及百日氣血猶未充完深切憂慮之餘聞汝病報心魂先驚蒼黃往視則毒泄敗土元氣奪真醫藥已無及矣嗚呼是天之爲非汝之自爲也歟天何其甚不仁也

上天好生必無此不仁也既非天之爲又非汝之自爲抑乃兄愚昧慵鈍不能盡保護之方而然歟童烏之憾丈夫猶難寬遣而汝則再舉男子俱遭天慘常以此隱痛在心及復有娠冀其弄璋產而又女則內抱嫌恨不善調攝仍此而病崇在中人莫之省察耶自我不見於焉閱月音容永闕誰我呼兄我誰呼妹想汝顏色霧月依稀此生此慟沒世何旣天乎人乎此何事也方其垂盡之時惟以尊舅周甲不遠衣服等節尙無手縫備置爲憂如非誠孝之常時懇摯豈如是臨絕憧憧也夫人之生悲莫慘於短造窮莫甚



敬者遺和卷二  
於無子五十乃不稱夭而去四旬不滿三歲則未免  
天矣雖有五女而無一男子子於是乎天下之悲窮  
萃于一身以汝之賢胡至此極嗚呼殯歛之節舅家  
一從豐厚較之家力可謂不儉至於葬地卽前日留  
意處而地師稱吉且舅家之本生先塋相望則允愜  
于神理人情汝必樂就于此也吾自惟門祚衰薄身  
世煢子旣無伯叔終鮮兄弟內無葦功強近之親外  
無朋友死生之交凡有痛癢誰可依賴者吾僅與妹  
婿一人托爲兄弟且願汝多男子以蕃我之自出今  
汝竟無丈夫子而死稱吾家謂外氏者誰耶義之所

虧情恐替矣吾方與夫子勉之而其能與汝在時無  
異未可知也汝之五女兩家保護苟幸次第成立則  
是使汝氣脉庶不絕於斯世也惟其如此而已死者  
不可復生而死而無知則哀樂都兩忘也生者雖悲  
不死而生前此悲無有窮極嗚呼哀哉尙饗

再祭亡妹文

亡妹淑人金氏婦之喪將祥兄齊近哀逝者之永已  
悼此生之益孤茲於撤几前一月畧具望奠爲文以  
告悲臆卽辛酉六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也日嗚呼  
汝之逝今已歲將周矣而余未嘗一日不悲汝不思



汝者豈惟同氣之情兄妹之誼而已也蓋其可悲者多於汝可思者切於吾凡人之祿于世壽爲先而汝未享中身矣且得育子而延其後抑次之而汝無丈夫子矣因夫子之仕宦顯達而共與享之卽婦人榮而夫子旣科矣顯且榮有階焉而汝乃不俟而逝矣女之稚者五而稍長者不至嫁甚幼者未免懷宜其响嚅顧復不能暫捨而汝乃割而逝矣是皆情之絕悲者而萃於汝矣尋常見且聞者猶足以悲吾爲汝同氣矣安得不悲汝之絕悲乎余之所以思汝蓋亦有不得不思者吾家自曾王考以下塵塵相繼代故

旣無羣從又鮮姊姑逮我先君子始有子女兩人在子惟吾在女惟汝而先君子不克享年而棄世惟我與汝幼弱煢子若不可保存而依我慈闈式至今日自夫憂患疾病飲食起居上可以慰親情而養親志會無一言不質於汝一事不議於汝今焉已矣言之可質者誰也事之可議者誰歟則余安得不悲之深而思之切也凡爲人子女者莫不願孝於父母孝之大者莫善於終孝母貽父母憾也而以汝之孝恭竟貽我母氏憾何也竊惟夫汝之所能者能於生而不能於死能於人而不能於天然而自古聖知賢豪亦



不能奈何於死生天人之際則奚咎汝哉但吾母氏自罹汝憾疚傷痛盡委枕席廢飲饜遂至於病患沉劇于今周年之間恒無一日之寧余心之憂慮已無可道而前之有不安節也吾與汝分其憂矣今則汝乃長臥昧昧吾獨焦熬心肺而人莫之恤嗚呼人雖不恤以汝篤於友者亦遂昧昧而不之恤耶此又余悲之深思之切也嗚呼汝之初逝也余爲文畧道其悲思而事遽情迫不能攄其一二伊後人家事故異昔者多端汝之窀穸始營於揚州旋因有礙竟以長湍地過行卽汝王舅姑墓局內也視初占未知孰優

孰劣而其允愜於神理人情則尤爲較勝爲汝幸甚而若其第四女添痢濱危者竟至成事之日而不保諺所云覆巢之卵鮮有完者神旣毒於汝又何憐於幼乎是未可究也其餘甥女或時率來吾家看護其最幼者無乳依前任置於門下所親家姑無他恙若得仍以善長則幸矣此皆余悲思鬱積而未告汝者今告汝汝其犁然領會於冥冥否耶汝之君子忠信端厚其不以汝之亡而有異於吾家決矣吾亦不以汝之逝而視汝君子有異於前日審矣而此亦語之切悲者雖有百不異曷若汝一身之在之時也嗚呼



聞汝夫子之言自汝之不淑汝之舅姑思汝慟汝不能暫忘苟非平日孝感之至何以致此也汝之君子以兩老親侍下情地之異他已於前月行再醮禮此乃達權之義而德門後嗣若因此而蕃昌則汝亦永有香火之托是足慰汝於泉下而汝亦可以無憾於幽明之際矣嗚呼汝其知耶不知耶汝之端淑耿介之性柔順慈惠之德前已畧舉而顧余拙於文字未克闡發其蘊今雖欲攬論其未究者抑又思之婦人

之行以含章幽潛爲貴則竊恐其溢於浮夸第其端淑柔順等八字於汝品題至矣盡矣又何必架疊爲也但余悲汝思汝之情曲衷素不得不文以洩之而况汝之練事已過祥期又且隔月筵几將撤時節朔望哭汝之時亦無多矣然則余雖欲無言其於悲者益悲思者益思自不覺言之出於口矣嗚呼其可嫌其煩複而抑之乎哉如其有靈尙來舉酌嗚呼悲哉尙饗

祭季舅母貞夫人完山李氏文

維歲次庚申十二月庚申朔初六日乙丑季舅母貞夫人完山李氏之柩將葬于永平地十一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甥姪朴齊近謹具菲奠薦于柩前文以



告訣曰小子在抱緬夫渭陽渭陽早世蘊不克揚夫  
人主家鞠育勞止訓其二子式穀是似自蔭而科步  
武雙展其長卿月益大而顯推之未享享于厥後之  
功之德實維賢母吾慈恒誦夫人之初柔嘉之則淑  
慎其譽善處閨門和氣藹如單厚有終何福不除榮  
極婦人四邑板輿亦既壽康七耄猶餘道茲俾熾不  
待稽龜雖則暫闕載弄含飴慶必錫類如鸞如麒受  
報冥冥奚憾於斯小子單鮮外氏尤別厚蒙慈余靡  
間親姪今焉永違虛廓哽咽母氏自力含茹欲洩撫  
茲欒棘泣涕如雪而我陪後薄物單學數行綴蕪情

不曲寫莫云遂聞靈庶鑑下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室淑人韓山李氏文

維歲次辛酉八月丁巳朔十五日辛未卽亡室淑人  
韓山李氏既亡後十六日也夫朴齊近哀逝者之永  
已悼此生之窮苦因望奠爲文而告哀曰嗚呼夫人  
之喪若非大關於家運興替而淑人於吾家所寄毗  
而資成之者別有異乎人此心悼慟非直爲此一已  
身世而已也淑人之沒也吾慈叩曾而哭之曰天奪  
余孝婦天奪余孝婦親戚隣里揮涕而相謂曰賢夫  
人逝矣以至婢僕老少莫不失聲號哭繼之以嗟惜



哭死而哀固人情之常也苟非平日感動之深何以  
致此也以淑人愛慕之心胡忍一朝溘然使吾七耄  
老慈日夜疾傷也以平昔翼余之心又胡忍永寐使  
余悲酸熒隻而偃偃若瞽之無相也彼定兒弱齡脆  
質攀擗叩叫如不自保而何忍棄之若是恻然耶嗚  
呼淑人之入吾門也事王姑暨舅姑克盡孝敬致養  
心志與宗黨極其敦睦咸得歡心余質褊急常相之  
以寬柔余性固滯常濟之以恢弘先事而做不言而  
規資以弦韋裨益孔多御下流恩威并行皆思輸悃  
其待人接物也容和而辭溫皆若飲醇不覺自醺其

於子也愛之有道誨之不倦稟性仁厚未嘗有一毫  
伎克底意持心耿介尤慎於辭受之節綜理叢委咸  
中規度其質也其性也其行也視時俗婦人相去迥  
矣天與淑人之德可謂不嗇而豐也天與淑人之祿  
胡乃不厚而涼也天奪淑人之年又何爲摧而短之  
也嗚呼淑人生纔六歲喪母夫人與一弟甥奉大人  
相依爲命幼而失恃其情固已切悲十有五而歸于  
余于今二十九年之間半生光陰無往非苦勞之日  
也余家世清貧凡諸日用酬接常患不給先考雖歷  
數郡歸無餘儲依舊窘乏矣粵在辛丑先君棄背屢



世香火之享上奉下率之責專委於淑人浚剝於空無之中朝夕之餐恒因客口而闕供繇葛之服又多過時而不備外若不貧內實甚窶得免飢寒者幾希歲積月邁膏血日以內耗形神日以外脫俗所謂寒士之妻比弱國之相尤難者此也此莫非余計拙謀生之致也抑因此而促其年壽歟婦人類多受病於生產君始生女與男而女卽天物男定兒是已伊後七八次半產皆在懷孕累朔之際幾危塵甍者爲數三遭矣此亦由余門運緣余身數而使淑人積年成痼昏塞之證有時乎猝發殆若頃刻待盡急投藥餌

輒幸少延竟未快痊抑或因此而促其壽歟孔子曰仁者壽子思曰德必得壽以淑人之德之仁去五旬未滿七歲奄至斯境理不可究而難諶者天也造物之猜惡豈若是耶凡人之疾閱朔沉痾宛轉床第之中病者自分其无幸傍人已知其不起猶望其萬一之倖而是何一时无妄之疹猝革於俄忽之頃雷不及掩耳耶多方藥料靡所不用其極屬續之後尙有餘憾而况調治未盡其宜刀圭未盡其方者乎如此境界雖使行路聞之亦當錯愕嗚咽其爲家人之痛恨悼怛庸有旣乎夫金石物之至堅熱火煇爍之未



有不銷泐矣。迅雷震擊之，未有不糜粉矣。今淑人之  
一生勞瘁，幾番產厄，有甚於火爍沴氣之獰猛，有同  
於雷擊。雖其德與仁，宜享遐壽，而其於受傷，邁毒何  
哉！嗚呼痛矣！嗚呼哀哉！余本孤子，內無諸兄，同室之  
親，外無朋友，托死生之交，廬有一妹，相與依賴。而昨  
年以輪泄天逝，其喪甫周，而淑人亦以此證。又於此  
月而繼沒，伯孫之病，屢經危惡，淑人矜憫而顧復之，  
盡心而扶護之，不離寢興三年于茲矣。淑人喪後六  
日，又嬰此隨化，愛戀之摯，忍不能捨，而兒亦從往耶。  
禍變之荐，酷情境之慘，毒胡至此極！若使有知，亦必

飲泣於冥冥之中也。嗚呼！婦人榮耀，惟是丈夫之顯  
達，而余乃疎迂無成，晚就蔭塗，一麾固早晚間事，而  
淑人徑逝，糟糠與偕之計，今已左矣。余安得不重爲  
之悼亡也！自今以往，一切家務，付之子婦使之代幹，  
妙齡重擔，苦惱是憐，而惟望定兒之蕃育，子姓昌大，  
門戶一如其願，長逝者之靈，庶幾悅豫，余亦足以忘  
遣，鰥苦羈旅，此生踽涼，悽楚日與益深，此豈可忍乎！  
哉！初終凡具，幸於翌日得辦，而附身之物，吾慈躬自  
監製，襲斂之節，君之甥弟共與周章，治喪趁期，雖一  
從薄畧，較之家力，亦可謂無憾矣。至於葬地，廣州五



卷之二  
馬洞先山趾麓有負良一穴昔年緬襄時地師有所  
云云方欲更求吉兆而恐難諧意如不得已則將向  
此處權紬此是三世塋域允愜於神理人情吾知淑  
人必樂就乎此也中雷之臯宛如昔日逝水莫停已  
閱一望急於洩哀姑先爲文槩陳之靈若有知庶舉  
此觴尙饗

再祭亡室文

維歲次壬戌七月壬午朔二十九日庚戌卽亡室淑  
人韓山李氏大祥也夫朴齊近新從任所歸慟靈几  
之將撤愴徽華之永已用其前二日戊申因設奠爲

文而告哀曰嗚呼淑人之始逝也余忽忽焉不知其  
逝旣久而猶疑其非真及其葬也若有待於復返而  
終不返焉則其真逝矣於是乎踽踽俛俛靡有依托  
矣今焉練已過而祥朞且屆則嗚呼已矣嗚呼遠矣  
前之疑其非真而待其復返者皆謬且妄矣然而久  
則忘人情也淑人之逝已久則庶乎其可忘而余則  
愈久而愈不忘蓋其不忘有不能忘者有不忍忘者  
不能者屬於吾不忍者屬於彼其所不能不忍之間  
均之爲難忘而若究其情則不忍甚於不能矣嗚呼  
自夫淑人之逝余身益單孑矣余心益窮苦矣吾乃



荷者遺和 卷二  
鮮民之生耳既無強近之親又無兄弟之行早背先君惟依我母氏篤老且耄素多疾患寧日恒少家甚貧窶無以供菽水而上有累世宗祧之奉時節祭獻無以盡誠余适且疎元無幹辦恃而爲生者惟淑人與吾妹而已忽於兩年之內既喪吾妹又喪淑人然餘吾一身矣此已至情之所難堪而自後凡千家務無巨細閒冗其責萃吾勢不得已使婦兒主之而年幼質脆且育幼嬰粹當艱棘之會其何以整治閭政如淑人在時耶此余所以輒遇一事不能忘淑人者也噫慈闈甘旨之供何以無闕先廟蘋藻之薦何

以克潔以至保養兒孫董御婢輩之道何以適宜余所有疑而不決者向誰咨訪而決之余所有難而未解者有誰翊護而解之罔非余不能忘之端而吾身之遭值如彼其不幸吾家之支調如彼其無路也故意極情切自至於欲忘而不能也若其不忍忘之由婦人之一生苦樂榮悴惟視丈夫然則使婦人而苦且悴焉乃丈夫責耳淑人之入吾門已半生矣而余不能使淑人爲榮爲樂徒以苦瘁之事擔之於淑人是可曰丈夫云乎而今當吾身之瘁也思淑人前日之瘁而不忍忘也又值吾心之苦也念淑人曩時之



荷者遺和 卷二  
苦而不忍忘也且婦人之榮且樂者從夫科宦而受郡邑之享是已余晚屈蔭塗一麾及階而淑人忽先逝其所享榮已左矣余不自意仲夏蒙 恩授江西縣令江西世所稱腴邑也以吾情地得此奉檄之喜計於秋間奉板輿挈諸眷 聖恩天大闔門感頌而所悼恨者淑人不在矣淑人不在而吾身獨享此榮淑人不在而吾心獨受此樂其所榮且樂者爲真榮真樂乎否乎余之不忍忘淑人於是乎大矣見數尺土產之帛則悼淑人衣無完裙當一器官厨之肉則恨淑人食不充腸此雖丈夫瑣屑語而默數其蘊結

之懷逼切之情則吾言非過矣此豈可忍於淑人而余乃衣帛食肉若遂忘淑人者然嗚呼何其忍也余尤有忍於淑人者鰥乃四窮之首余不能永鰥而獨處勢所使耳定兒之婦代管家事殆若羸驂引重在所悶恤而吾之衣服飲食之奉上貽慈憂者多矣家內諸親咸勸我以下姓余初則重之末乃更思不如是無以上寬慈心下替婦勞仍遂從之盖出於不獲已而幸其所畜性度頗順不似牴牾於家間來頭事未知果無憂於婦兒內外而是在吾耳以淑人平日護我之心亦或因其有益於吾身而幸之耶然而吾



心則有若孤負於淑人而愧不暇矣亦復何哉嗚呼  
今此乳哺之孫卽淑人之曾所抱者而方其連舉兩  
孫也淑人不勝之喜忘其左右保育之勞長兒則不  
幸有肝病閱歲進退大爲淑人之焦慮矣竟化於淑  
人喪成殯之後吁亦慘矣而次孫則作人與慧識大  
勝於乃兄或者仍得長成以延我先人之緒而亦能  
榮淑人於身後無窮否乎余之所願在此而天也何  
可必其如願也尙庶幾淑人默佑之陰護之於冥冥  
使吾得遂其所願如右也耶嗚呼余將奉老而之任  
也吾兒吾婦下至婢僕皆隨我而去而獨淑人不隨

我矣所隨者載木主而行神其憑此而隨我乎箕城  
峨峨沮水悠悠神其翱翔悠颺憑此而度乎冥漠恍  
惚憑此而涉乎見其邑鄙之壯官府之盛饋奠品物  
之豐神其憑此而悅豫乎悽憾乎皆未可知則余安  
得忍於淑人而遽忘之哉嗚呼痛哉嗚呼哀哉昨秋  
淑人之在殯也余爲文而洩之蓋震剝遑遽之中神  
思迷瞢草草幾行未洩者多今將筵几永撤懿躅愈  
邈則一洩從茲無便矣而况余遇榮增感可洩者多  
者乎爲是不厭其蔓且屑以洩我胷中一二不知我  
者或謂我男子之多情而知我者必有以諒其情而



矜其悲矣未知淑人亦能知吾之心耶不知吾之心耶言止於此亦云悲矣若其淑人之德之美前已畧述而此乃一門上下遠近宗黨之廣譽在口則固無待於余文而傳者而且定兒爲其慈狀德頗詳吾何容加溢以累淑人含章之美也只書其可悼可恨聊以哭吾之私而已耳今番先塋告榮之時淑人之真宅一體展掃畧伸情禮而亦復何及只增愴涕也嗚呼哀哉尙饗

敬菴遺稿卷之二



